

李正民 著

天好问研究论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无好问研究论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好问研究论略/李正民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8

ISBN 7-80149-167-X

I. 元… II. 李… III. 元好问(1190~1257) -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608 号

元好问研究论略



著 者: 李正民

责任编辑: 季寿荣 萧 唐

责任校对: 昆 鹏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5.625

字 数: 37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ISBN 7-80149-167-X/I·005

定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姚奠中

我的学生李正民教授，是196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当年毕业时，他要我给他写一条幅。我写的内容是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之一：“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原来头一年有个同学报考某校研究生，而试题中有“试写论诗绝句二首”，他不会。原因是他们学的古代文学、文学史等课中，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类东西。于是我作了几首，作为示范，也因此重读了元氏的《论诗三十首》。为正民写字，则是随手拈来而非特意选择。转眼过了15年，正民1978年又考取了我的研究生。在古代文论的研讨中，我谈及了元好问的诗论，引发了他的灵感，就把论文方向确定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研究。而他的《元好问诗论初探》一文，向西南师院一位教授请教时，竟被载于该院学报，他的硕士论文，便是在此基础上写的。从此，李正民和元好问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81年毕业留校，所担任的教学课程，从先秦到明清都有（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必须在通的基础上搞专），除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他致力最多的仍是金、元，特别是元好问。

我们先后召开过4次全国、国际元好问学术讨论会，他都有论文参加；集体点校的《元好问全集》，他也出力最多；又与孙安邦合作评注了《续夷坚志》；帮助我指导研究生选注了元好问词。其他论著还有不少，今年又兼任元好问学会

新一届副会长，真可算是元氏的异代知音了。

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一直不低，但历来研究者却不多。只有近十几年，才出现了高潮。除在研讨会上，部分成果有所交流外，一般研究者散处各地，有的远在海外，以致信息不通，难于切磋。而当前学术界有一个普遍问题是重复研究。不管别人已有的成果，而自己又从头开始；甚至早有公认的结论了，而自己全无所知。文章发表了，书出版了，而实际研究却没有什麼进展。这是对人们精力的很大浪费！至于抄袭盗窃他人论著而编辑又无法查出的，也屡见不鲜。因此，传播综合信息就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了。正民编著的这本《元好问研究论略》，不但提供了对元氏研究的一般信息，而且辑录了50年来的研究论著和有关元氏的各种资料。对初学者可以有指引作用，对专家既可以有参考作用，并可以节省翻检之劳。书中还有十余篇正民自己的论文，则是他的一些研究心得，是他在教学工作十分繁忙的条件下，对元氏所具有的深挚情感的体现。总之，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读者自知，不复多赘。

1998年9月30日

序 二

卢兴基

元好问是文学史总要提到的诗人，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学的一小节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的一位诗人。这或多或少是一种错觉。前人虽也有南北的观念，但评元好问，则总是把他融入我国诗歌发展的滔滔长河中来认识他，而且评价是很高的。譬如元初的郝经说他“独以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遗山先生墓铭》）清人这类的评价更多，如李调元《雨村诗话》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郝经说“中规李、杜”，李调元则干脆说他“直接李、杜”，把两宋以来的众多诗家都弃之于后了。可知元好问虽身处北方的金，但元明以来的评论家都把他视为雄踞南北诗坛的一位诗人，地位是很高的。

再看赵翼的看法。他在《瓯北诗话》中先是说：“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似乎略有贬意。但他接着就说：“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这里又说超越了苏、陆。原来前面是以宋诗的标准而论，后者才是他自己的诗学批评。这是一种纯文学的批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他的著名的《沧浪诗话》就是对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倾向的系统批判，反映了南宋后期人们对于江西

诗风的不满而力图从唐诗中寻求出路的回归意识。赵翼赞赏元好问的诗，尤其推崇他的诗歌不受前人——即使是苏、陆这样的大家的范围，因而他的古体诗，“虽苏、陆亦不及”，七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在清代，推崇元好问的人很多，即使在倾向宋诗的诗人 and 批评家中对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其中翁方纲就说过：“苏、黄之后，放翁、遗山并骋词场，而遗山更为高秀。”（《小石帆亭著录》五）虽然他也曾说过：“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话，但对于金源的诗歌仍然是放在与两宋大一统的文化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在同一时期，他只提了苏、黄和陆放翁、元遗山四人，视为最有成就的诗人，元遗山则似乎比陆放翁还高出一筹。但陆游是南宋初的诗人，比元好问早半个多世纪，他的诗仍然属中古的两宋。元好问生当金元，开近古之先河，所以可说是在批判了江西诗派以后的我国诗歌史后期首先突现的一个高峰，确实可以说“能并驾者寥寥”。

这一高峰的突兀而起，自有其诗人的天才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基础，也有风云际会的因素，如赵翼评元诗时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读遗山诗》）的一种机遇。但更重要的，应该说是由南宋后期南北共同的对江西诗派以至整个宋诗倾向的批判检讨而形成的诗歌革新运动推动着，使他成为一位诗歌的开拓者。

12世纪前后的一百余年，中国再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宋金对峙，金戈铁马，但文化思想仍然是在同一个民族文化背景中运动着。虽然有如翁方纲所说南北的差异，但也只是同中之异。南方多于理性的思考，反映了读书人对于积弱不振的国势的反思以及对于臣忠子孝的期待；苏学盛于北，又恰好表现北方的士人对于臣忠子孝的纲常的韬晦而埋头于诗学的探索，其中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宋诗末流的不满，从而形

成对于江西诗派的追根溯源的批评。北方以王若虚和元好问为代表，王若虚批评黄庭坚的“夺胎换骨”论为流风之源，由此而使诗失去诗人“自得”之“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他认为江西诗派后学之失，正是源于倡导者对诗歌创作的偏颇认识。他又不无讽刺地说：“骏步由来不可追，汗流余子费奔驰。谁言真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论诗四绝句》）他认为把宋诗推向一条艰涩古硬，追求形式技巧，掉书袋的狭隘道路，并不是宋室南迁以后开始的。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也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于南宋江西诗派陈师道闭门造车式的创作，他讽刺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江西诗派在王若虚、元好问的时代，已经走到它的穷途末路。南方对江西派的不满，最早是由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永嘉四灵就是其开端的表现。到严羽和江湖派时已形成强大的势力。严羽《沧浪诗话》的系统批评更是尽人皆知。江湖派代表之一的戴复古也提出与江西派相反的口号。他也有《论诗十绝》说：“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诗人们重新从唐诗的传统中去寻求真谛，给诗坛带来了生机。戴复古形容当时的诗坛已是“举世纷纷吟李、杜，时人不识有陈（师道）、黄（庭坚）”。这真是到了“江西不幸时”的可悲境地了。从以上可知，南北诗运，并无大的歧异。它们共同受到一个反宋诗末流的时代思潮推动着。而代表这一时代思潮的批评家是严羽，在创作上作出新的贡献的，则不能不首推元好问了。

我国的古代诗歌，至唐代发展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此后的宋人也作出了成绩，形成一个新的高峰。唐诗宋诗，分别以它不同的个性屹立在我国诗歌史上，此后的诗歌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比宋人面对唐诗更为艰难的问题。当时一个普遍

倾向是以唐诗为旨趣的回归，而元好问走的是“集大成”的道路。亦即如翁方纲评元好问所说的：“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他以继承风雅正体、疏凿清浑为己任，从总结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的经验得失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至此，杜甫“转益多师”的倡导，在元好问身上得到了创造性的实践，作出了重大的成绩。元好问对于前人的成就，即使对李、杜和苏轼这样的大家，也不是简单的学习和摹仿，而是从“眼处心生”的人生实践出发，又经“金人洪炉”般的熔炼，才化为己有。他在这一雄厚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达到他的诗的沉挚精深，其风格虽近于唐，又兼容宋，视野博大而开阔。明代的前后七子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抛弃宋诗、金元，哪怕元好问也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实际又斤斤尺尺地摹仿，走了一条复古的道路，使明诗的一个主要时期黯然失色。清人的眼光不同，在我国古代诗歌进入总结的时期，他们推崇元好问，也有其必然的原因，他们虽也有不同的标榜，有宗唐宗宋的不同，但都肯定元好问的道路和突出成就，给以很高的评价。所以不妨这样说，在诗歌繁荣普及并作出了可以告慰的总结的清代，元好问是作出榜样，并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物。

元好问的诗，我是很喜欢的。他的词也很有特色，有如清人所说融豪放与婉约于一炉的风格特点。由于对他的喜好，评价起来，免不了会有个人的偏颇，但窃愿以此就正于海内的同仁。80年代以来，元好问的研究多了起来，热烈的推崇与稳健的评价都有，似乎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元好问是鲜卑族的后代，又处于侵占了宋朝半壁河山的金（还做了官），评价起来会稍带麻烦。因为南宋的爱国主义，就是针对金兵的入侵的。但在今天看来，理论上的阐释已不成问题。但历来以南宋为中心甚或以之为正统的传统观念，可

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诗歌史的全方位认识。其实金人占据的大半疆域，本来就是中原文化传统的地区，并非“异域”。文人们仍在作过去一样的诗。宋朝败了，他们也会作总结，只是角度有些不同罢了。他们不满江西诗派把宋诗带入一个死胡同，好像就有点这种味道。他们作起诗来，束缚少一些，较少顾忌。元好问就是这样，所以造就了这位近古诗坛的巨星。在南方就有些不同，就曾招致江西诗后学的激烈批评甚至人身攻击。这方面，只要一读当时方回的《瀛奎律髓》就知道了。

本书的著者李正民教授研究元好问有年，80年代初即有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默默耕耘而成绩斐然。书中汇编了他的系列论文，都是关于元好问的。过去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我都有幸拜读了，感到卓有见地。此书同时也收录了本世纪各个阶段其他学者对元好问的研究，末编附以年谱及各种资料，所以既反映了研究成果，又提供了可供继续探讨的便利。作为三晋地区的学者，从中可以看出李正民教授对于出生在他的故乡的一位文学巨子的挚爱之情。我乐意为之序。

1998年9月

元遺山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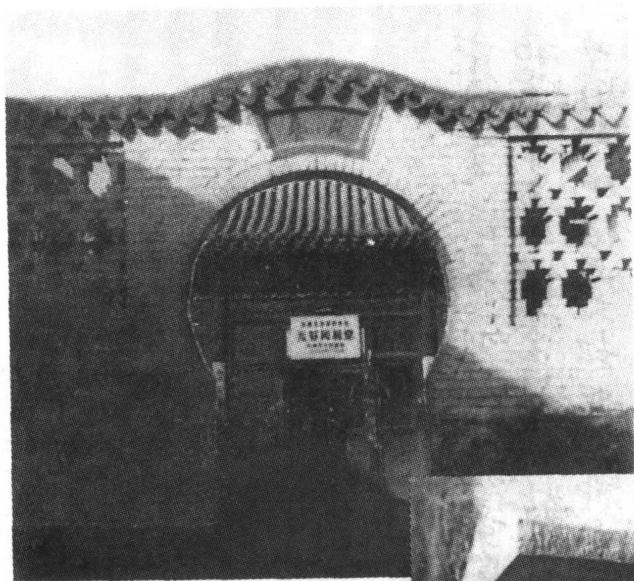
1. 元遺山先生像



◀ 2. 野史亭



▶ 3. 元好问墓



▲ 4. 元遺山祠

► 5. 元好問墓前的三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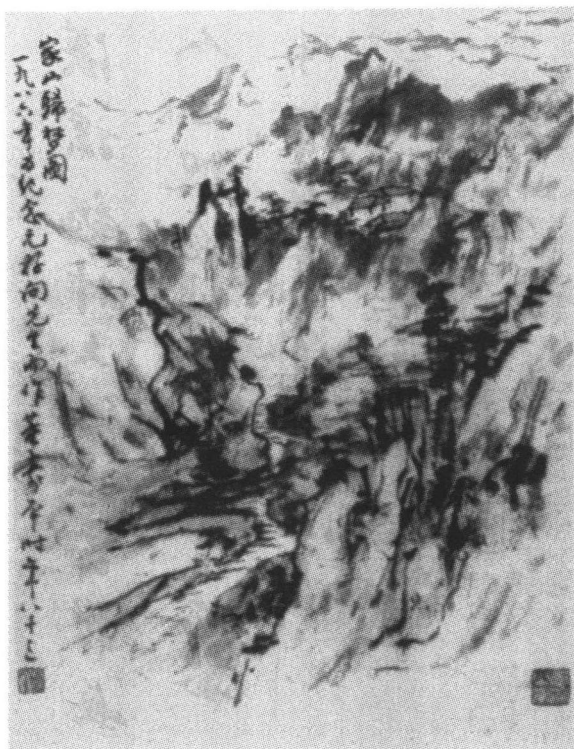


東坡愛海嶽翁有云元章書如以仗劍
斫蒲葦無不如意信乎子敬以來一人而足
云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其備道如
此後世更無可言所可言者其天資高耳
墨工夫到墨至於無學耳歲乙卯春簡謹書

▲ 6. 元好問墨迹

▼ 7. 元好問墨迹

涌金亭示
同游諸君子 元好問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
与左界分山河有如



8. 董寿平画《家山归梦图》(元好问诗意)

漢魏什久紛紛正體無
人与細論誰是詩中疏鑿
手暫放涇渭各清渾

元道山論詩詩

趙朴初



庚午冬



▲ 10. 元好问学会会长、秘书长在元墓留影
照片左起：刘泽、姚莫中、李峭仑、王基、
林从龙、卢兴基、孙安邨、李正民(1990年)

▼ 11. 日本学者小栗英一
为元好问著作陈列室题词

